

# 父亲的“水仙花”

刘明礼

虽然生活在农村，可父亲对花草的热爱，一点都不逊于那些有闲情逸趣的城里人。从我记事起，家里就常年养着些花草。虽说没什么名贵品种，倒也四季常青，时有花香。

北方的冬天，多数花草经不住寒意的摧残，黯然退场。父亲的花也一样，除了柳叶桃、仙人掌、君子兰等少数几盆可以搬到室内越冬的之外，大多进入生命的沉寂。这个时节，城里那些爱花的人家，窗台上往往摆着几盆水仙。我父亲因地制宜，也开始了他的冬日“水仙”系列。

记忆里最早的画面，是老家那三间土屋里的冬天。屋外寒风凛冽，屋内炉火通红。那时，父亲挑出几瓣长出长芽的大蒜，又找来一个有些残缺的旧搪瓷茶盘，用针线把那些大蒜巧妙地串联起来，让它们肩并肩整齐地立在茶盘里，然后郑重地放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上。我好奇地问这是做什么？父亲笑眯眯地说：“种水仙。”那时我才七八岁，根本不知水仙为何物，也就信了。父亲让我舀瓢水来，他一边把水徐徐倒入盘中，一边对我说：“过三四天，这‘水仙’就长出模样了。看着点，没水了就给它加点。”我听话地点点头。

说起来真是神奇，只是一宿的工夫，那些嫩黄的芽就齐刷刷地长出了一指来高。没几天，便是一片亭亭玉立、鲜绿逼人的“小森林”了。

我每天不知要趴着窗台看多少次，隔两天就小心翼翼地给它们“喂”些水。在万物凋零的严冬，这一盘“水仙”的鲜绿是那样充满活力，以至于多少年后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水仙花时，还天真地以为，那不过是大蒜开出的花。

父亲的“水仙”可不止蒜苗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北方农村冬天的餐桌上，主角基本是萝卜和白菜。每逢切白菜，父亲总是亲自动手。他将带根的白菜从地窖里搬上来，细心地剔除外层枯败的叶子，然后用菜刀从白菜帮最外围开始，留下一寸左右的根，一圈圈向里旋切，直到剩下一个包裹着鹅黄嫩芯的圆锥形“疙瘩”，和一大块用于食用的“下脚料”。接着，父亲会把这个白菜的根须修得整齐利落。做这些的时候，他全神贯注，一丝不苟，像专家在修复一件珍贵的文物。父亲将菜根端端正正地摆进一只粗瓷大碗，加入清水，放在柜子上的镜子前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端详片刻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脸上带着惬意而满足的表情。

清水滋养下，粗瓷碗里的白菜根日渐丰盈，某天清晨突然伸出乳白的触角，几天之后，白菜疙瘩渐渐泛起绿色，顶部慢慢炸裂，长出几只茎，尖上隐隐含着花蕾。再不消几日，花茎长出墨绿的叶片，尖上的花苞越鼓越大。就在某个清晨，我在淡淡的花香中醒来，白菜开花了，这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屋外白雪皑皑，而那棵白菜却像金桂一样，灿烂地绽放着娇小的花朵。那些小花一簇簇的，不知疲倦地轮番开放。它们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温馨与慰藉。

父亲的“水仙”系列，还有萝卜。初冬时，父亲从地窖里挑两个身形匀称的白萝卜，切去下半截，只留下头上圆滚滚的一截。他将它们安置在碗里，加上清水，摆在向阳的窗台上。起初，光秃秃的萝卜只是沉默着，像冬日封冻的土地。而父亲却不慌不忙，按时添水。在我的殷殷期盼里，第四天中午，萝卜头上竟悄悄生出几个白中泛红、胖乎乎的嫩芽，怯生生地探出了头，好奇地打量着温暖的小屋。

接着，这些嫩芽一发不可收拾，仿佛积蓄的力量终于找到了出口。两天时间，就抽成了寸把长的、鹅黄嫩绿的小叶儿，疏疏朗朗地簇拥着，像小巧的

绿罗伞。再过些日子，茎叶愈发繁茂，颜色也转为墨绿，其间还会抽出一两根细长的茎，顶端结出米粒般大小的淡紫色花苞。在某个安静的清晨或午后，那些小花便静静地开了，粉白中透着紫晕，虽不起眼，却自有一股勃勃的生机。在万物凋敝的寒意里，这一碗红茎、碧叶、碎花的萝卜“水仙”，带给全家人满满的惊喜，让冬日的小屋充满了葱茏的生机与期待。

这样的故事，在每年冬季重复上演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……父亲的“水仙花”，虽比不上真正的水仙淡雅高洁，却以最朴素的姿态，绽放出生命最顽强、最灿烂的一面。它们无需沃土，仅凭清水便能向着光和温暖，执着地生长、开花。一缕缕若有似无的淡香，虽难以赢得诗人的赞美，但它仍真诚地释放着生命最本真的气息。

父亲用他灵巧的双手和温柔的心意，执着地创造着属于他的诗意。这些来自厨房角落的“艺术品”，不仅装点了贫寒的岁月，更在我心中种下了美和希望的种子。他让我懂得：无需昂贵的代价，只要有发现的眼睛和创造的热情，便能从最寻常的事物里寻得盎然的意趣，给萧瑟的冬天带来融融的春意与希望。

## 欣看古诗雪景美

张志正

大雪时节，雪来了。雪花漫天飞舞，素裹大地。我正在看雪景时手机一亮，同在读研的校友短信发来一首小诗：“雪来冬至到，雪花任风飘。雪瑞丰年美，雪景更妖娆。”

看着这首雪字开头的小诗，我想起古诗里也有雪字开头的诗句。

古人在六出纷飞、雪虐风饕时，远看“雪里高山头早白”，近看“雪上空留马行处”。一旦风止云散、天朗气清，便会“雪见晴而自消”“雪消门外千山绿”了。清代铜山诗人宋作梅，于“雪霁台头寺”时游览戏马台，喜赞此乃“平生壮游地”也。

还有雪字结尾的诗句，比如，“翳翳经日雪”“溪深难受雪”“最爱东山晴后雪”“独钓寒江雪”。还有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“塞迥连天雪”“沙平连白雪”“天山三丈雪”“万里寒光生积雪”……从这些诗句中，可以想象古人描写西域大漠的雪景，情采绮丽和神思妙想的大手笔。

在常年无雪的岭南一带，活到耄耋的“白头老人不识雪”。在长城内外的北方，年年大雪纷飞。人们对这个大雪的大，就夸大地说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。”这一南一北的诗句，可让人想象，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截然不同的雪景。

唐朝有一首有趣的打油诗《咏雪》：“江上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”诗句中没有雪字，滑稽诙谐，但对雪景的

描绘，却非常形象逼真，咏雪的诗意也表达得既形象，又通俗。

有一副楹联的上联“竹影徐摇，心影误疑云影过”，是明朝的私塾老先生所出。当时还正在读私塾的杨慎随即对出“杨花乱落，眼花错认雪花飞”的下联。让人想象的是，古人爱雪咏雪的人文之盛，连小小学童都能对对联了。

再看古人爱雪，就像“爱屋及乌”那样，爱雪及花乃至以花喻雪。比如“梨花千树雪”，再比如“杨花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飞”。虽将杨花比作雪花，但这一“惟解”之词，就得推敲推敲了。而元朝的萨都刺，在游览徐州的燕子楼时，诗吟“雪白杨花拍马头”，说得就很明白了。

爱雪和花的宋朝人，偏爱的是梅花。有诗句可证：“雪后时见两三枝”“雪似梅花，梅花似雪，似和不似都奇绝”“人间奇绝，只有梅花枝上雪”……但爱雪也爱花的韩愈偏爱的是李花，竟爱得出奇地间出“谁将平地万堆雪，剪刻作此连天花”，带着疑问查看古代诗篇，竟有出奇之句可作答案：天地无私玉万家。玉者——白雪也。其实，孟老夫子早就说过“白雪之白，犹白玉之白”。

由是思之，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。化出漫天皆白如玉之大雪，化作触处似花开之雪景。而古人吟诗咏雪，体物抒情，神思造象，联字成句，辞藻绮丽。不但显以大美，而且藏以深意也。

## 藏起来的年味

仇瑕

这些年，城市里的春节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，虽然商场里依然放着《好运来》的歌，货架上的年货琳琅满目，人们的脸上喜气洋洋，但记忆中属于过年的喧嚣和热络，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淡。

记忆中，过年时奶奶会在窗户上贴自己剪的窗花，桌上是一早就备好的干果盘，大家围坐在炉火旁，天南海北地扯着闲篇儿，出门碰到邻居有说不完的祝福话。如今，人们只习惯在手机里抢红包、发祝福，感觉年味在一点点消逝。

然而，当我放慢脚步细细寻觅，才发现年味并非消失了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悄悄藏了起来。

年味藏在父亲年复一年的春联里。父亲喜欢习毛笔字，已经连续25年自己写春联了。

每年大年三十的清早，父亲都会郑重其事地摆开文房四宝，先仔细揣摩新春联的每个字，转动手腕在空气中写几遍，随后铺开红色春联纸，笔走龙蛇，一个个行云流水般的字便跃然纸上，带着墨香和新年的期许。

轮到写“福”字时，要花费的心思就更多了。父亲会把新一年的生肖巧妙地融进“福”字中，比如龙年，“福”字的第一点被画成了龙首，寓意龙腾福至；蛇年则利用蛇蜿蜒曲折的身形特点，在“福”字中勾勒出蛇的尾巴。

邻居很喜欢我家独特的“福”字和春联，纷纷来求，父亲有求必应，甚至每一副春联内容都不同，每一个“福”字都有着不一样的图案，独一无二。

年味藏在母亲的菜肴里。每年的年夜饭，母亲都会做一道老家的特色菜——十样锦，寓意十全十美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菜，每当母亲煮菜时，我就会守在一边，看金黄的蛋饺、翠绿的豌豆、橙红的胡萝卜丁、白色的鹌鹑蛋、黑色的木耳等十样菜裹着汤汁，在锅里上下翻滚。十种颜色，仿佛将一年的丰饶都汇聚于此，这是家乡独有的年味密码。我会趁母亲不注意，拿勺子到锅里去偷捞好吃的，能捞到什么算什么，赶紧塞到嘴里，烫得一阵吸溜。母亲发现了，总会嗔怪一句：“这么大人了，还跟个小孩一样！”这也是每年母亲都会说的话，只有她说了这句话，我才觉得真的有过年的味道。

现在过年，团圆少了，串门少了，传统仪式少了。拜年变成了微信抢红包，走亲访友变成了线上游戏组队，年味似乎在数字化过程中发生了不可逆的异化，传统年俗的分量被瓦解。但我知道，年味藏在父亲墨香氤氲的春联里，藏在母亲灶前精心烹制的菜肴里。年味无处不在，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，便能发现它在每一个角落，熠熠生辉。